

蔡元培和而不同

·王成聖·

家住紹興右軍故居

蔡元培在世之日曾經說過，他知道他家是明朝末年由諸暨搬到紹興去的，他所聽到的最早的祖先軼事，是他的元祖某公，在紹興經營林業，由於遭到同行的妬忌，被人用斧頭砍傷，從此以後，也就放棄了經營林木這個行當。

到了蔡元培的曾祖一代，紹興蔡家又出了事，那是因為他的三伯曾祖，和他行四的曾祖父兩兄弟一道到廣東販運綢緞，蔡元培的三伯曾祖貪小失大，他偷關漏稅，被有司逮到，依律治罪，判處死刑。紹興蔡家聞訊，不惜罄其所有，上下打點，還幸虧得滿清官場吏治敗壞，尤其是當時廣州官場「千里為官只為財」，錢花在刀口上，總算救出了一條性命來。祇是經此劇變，蔡家的家道已大不如前，直到蔡元培的祖父蔡嘉謨，字佳木方始中興家業，他開了一爿當舖，賺了不少的錢，於是在紹興城裏筆飛坊，買了一幢坐北朝

南的一進頭房屋。

筆飛坊隣近戴山，以盛產莪菜而得名，莪菜又名魚腥草，專門生在山野之間陰濕的地方，莖有一尺多長，葉呈卵形或心形，初夏時開淡黃色的小花，花莖葉聞起來都有一股強烈的腥臭，據說越王勾踐曾經採而食之。戴山前有一座古刹「戒珠寺」，原是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的故宅所在地，後來捨宅為寺，至今寺前還有鴿池，即為王右軍養鶴之處。戴山一帶，諸如筆架橋、題扇橋和蔡元培祖宅所在的筆飛坊，俱以王右軍的遺迹而得名。戴山之巔，有一座明代劉宗周講學處的戴山書院，戒珠寺側，便是王右軍的專祠。

蔡元培的紹興祖宅房子不大，止有一進，客廳是三開間的，因為蔡元培的祖父育有七子，到老大、老二、老四、老五全結了婚時，他祖父鑿於家中的房屋已不敷支配，方始在屋後加蓋了五樓五底一幢大房子，以備大家庭合住一處之用。這位老先生規定每一個成婚的兒子各住一樓一底，唯有大房多配給騎樓一間，表示對於長子的優

待。

父親那一輩的七兄弟之中，除了蔡元培的三叔好技擊，一心想學武藝，離家遠出訪求名師，後來竟不知所終；六叔銘恩（字茗珊）愛讀書，曾經入庠補廩，成為紹興蔡家頭一個得科名的秀才先生外，其餘兄弟五人一律經商。其中以老大，亦即蔡元培的父親蔡光普，字耀山的較有成就，他是一爿錢莊的經理，二叔開設一家綢緞莊，還有四叔、五叔和九叔，都在錢莊裏任事。

蔡元培記得他父親面方，膚色帶黃，母親則是鴨蛋臉，肌膚白皙。他一共有七兄弟姊妹，頗為巧合的是但凡排行奇數的都像母親，偶數便和父親相肖，蔡元培在七兄弟姊妹中排第二，所以他長得跟父親相像。

誕生於遜清同治六年丁卯（公元一八六八），起先家人都說他的生日時辰是十二月十八日子時，後來更正為十七日亥時，亦即民國紀元前四十四年陽曆元月十一日。——究竟他的生辰是十二月十八子時抑或十七日亥時，蔡元培說：當時

他家裏沒有鐘錶，因此也就很難算得準。蔡元培原有四兄弟三姊妹，但却由於他四弟早殤，只剩下兄弟姊妹各三人，三兄弟中以伯兄元堅，字鑑清居長，元培居仲，三弟元康居末。

呱呱墜地，由他父親取個乳名叫阿培。幼年時期予他印象最深的是他祖父處事公正，父親為人特別寬厚，極愛朋友，不但有貸必應，而且對欠錢的還不忍索討，因此他雖然經營錢莊頗有所成，死後竟毫無積蓄，家人親友甚至以「愛無差等」取笑於他。母親周氏既賢慧又能幹，平生有兩大美德：不苟取與不妄言。蔡元培年甫十一父親病故，世交中唯恐孤兒寡婦大小八口維持不易，倡議醞聚一筆款項贈卹遺孤，可是周太夫人堅不肯收，她寧願典當衣飾，克勤克儉，茹苦含辛撫



任北大校長時的蔡元培

育兒女長大成人。她在蔡元培十六歲那年死去，她經常的告誡諸兒女說：

「我們每逢有事要跟人家談話，總要先想好了人家會說什麼，自己應該怎樣回答。談過了以後，還得再想一遍當時人家是怎麼說的，自己都說了些啥？可曾說錯？能這樣就不會誤事了。」

父親待人厚道，和母親的「不苟取」、「不妄言」，使蔡元培深切記憶在心，終生不忘，由而形成了他的基本性格。

所受舊教育的回憶

在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五日出版的大陸版「人間世」雜誌上，蔡元培曾經寫過一篇：「我所受

舊教育的回憶」，對於他自啓蒙以至「對句」、學「八股文」的經過，記述得既生動而又詳盡，極富閱讀價值，茲予附錄於後：

「我六歲，（以陰曆計，若按新法只四歲餘），入家塾，讀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等。本來初上學的學生，有讀三字經的，也有讀千家詩或先讀詩經的，然而我沒有讀這些。我讀了三部「小書」以後

，就讀四書。四書讀畢，讀五經。讀小書四書的時候，先生是不講的，等到讀五經了，先生才講一點。然而背誦是必要；無論讀的書懂不懂，讀的遍數多了，居然背得出來。

「讀書以後，還有識字、習字、對句的三法，是我了解文義的開始。識字是用方塊字教的，每一個字，不但要念出讀法，也要說出意義；這種方法，現在兒童教育上還是採用的，但加上圖畫，這是比從前進步了。習字是先摹後臨，摹是先描紅字，後用影格。臨則先生在範本的空格上照寫，後來用帖子放在面前，在別的空白紙上照寫。初學時，先生把我的手，助我描寫，熟練了，才自由揮寫。對句是造句的法子，從一個字起，到四個字止，因為五字以上是詩，可聽其自由造作，不必先出範句了。對句之法，不但名詞動詞靜詞要針鋒相對，而且名詞中動植礦與器物宮室等，靜詞中顏色、性質與數目等，都要各從其類；例如先生出了白馬，學生對以黃牛，青狐等，是好的，若用黃金，狡狐等等作對，就不算好了。先生出了登高山，學生對以望遠海，鑿止水等，是好的；若用耕綠野，放四海等作對，用顏色數目來對性質，就不算好了。其他可以類推。還有一點，對句時兼練習四聲的分別；例如平聲字與平聲字對，仄聲字與仄聲字對，雖並非絕對的不許。但總以平仄相對為正軌。又練習的時候，不但令學生知道平仄，而且在仄聲中，上去、入的分別，也在對句時隨時提醒了。

「我的對句有點程度了，先生就教作八股。八股文託始於宋人的經義，本是散文的體裁，後

來漸漸兒參用排律詩與律賦的格式，演成分段的文體，通常雖稱八股，到我學八股的時候，已經以六股為最普通了。六股以前有領題，引用题目的上文，是「開篇」的意義；六股以後又有結論；可以見自領題到結論，確是整篇。然而領題以前有起講（或稱小講），約十餘句，百餘字；起講以前有承題；約四五句，二十餘字；承題以前有破題，僅二句，約十餘字，這豈不是重複而又重複嗎？我從前很不明白。現在才知道了。這原是一種練習的方法；先將題目的一句讀為兩句（也有將题目的若干句縮成兩句的，但是能作全篇的人所為），進一步，演為四句；再進一步，演為十餘句；最後乃演為全篇。照本意講，有了承題，就不必再有破題；有了起講，就不必再有破題與承題；有了全篇，就不必再有破、承與起講；不知道何時的八股先生，竟頭上安頭，把這種練習的手續都放在上面，這實是八股文時代一種笑柄；我所以不避煩瑣，寫出來，告知未曾做過八股的朋友。

我從十七歲起，就自由的讀『考據』『詞章』等書籍，不再練習八股文了。」

至於蔡元培自幼及長的讀書歷程，則從六歲起到十一歲為止，是由他的父親延請塾師在家裏讀，十一歲那年夏六月，他父親死了，家中經濟狀況一落千丈，請不起塾師，就祇好附讀於他處。從十一歲下半年起，他在姨母家中寄讀，一年後，又附讀於一位李先生家，越兩年，也就是從他十四歲上開始，從當時八股名家王子莊遊，這位王子莊老師使他打好了八股文的基礎。讀到了

十七歲，蔡元培便中了秀才。所以，十八歲以後的蔡元培，實足年齡不過十六歲多一點，他已經能够自己在家設館授徒，一面教學相長，一面賺錢貼補家用了。

童年時期，兒時趣事，蔡先培所曾告訴過他妻兒子女的止有寥寥數端。其一是他在入塾讀書以前，有一天跟着家裏的老媽子下樓，因為樓梯太高了，必須老媽子抱着下去。可是老媽子要先抱他的堂叔到樓下，便吩咐蔡元培坐在樓梯口莫動，等她把堂叔抱下樓後，再上樓來抱他。不料這老媽子下樓以後又須張羅別的事情，竟把坐在樓梯口等候的「阿培」給忘掉了。阿培倒是真乖，他不哭不叫不離開，就在樓梯口靜靜的坐了好幾個鐘頭，一直到家人發現了再把他抱下去為止。由此可見蔡元培小時候是多麼的聽話，而且他一生的雅容鎮靜，舉止安祥，也是從小便養成的自然風度。

蠶豆添香長日伴讀

蔡元培小時候愛喫炒蠶豆，他看書的時候，每每用隻罐子裝些炒蠶豆在手邊，邊看邊喫，津津有味。他曾自謂：「炒豆味香，愈嚼則趣味愈濃」。不過當罐中的炒蠶豆喫光了，他也從不向家人索取。

除了以「炒豆味香伴讀書」，炒蠶豆還是蔡元培兒時遊戲的玩具。知堂老人（周作人）五十歲時，曾有一首「五十自壽詩」。蔡元培讀後即步其原韻，和他一首，其中亦曾追憶他自己的兒

時趣事，詩云：

「新年兒女便當家，不讓沙彌製了娑，鬼臉遮顏徒嚇狗，龍燈畫足似添蛇。六么輪值思蠶豆，數語蟬聯號績麻，樂事追懷非苦話，容吾一樣喫甜茶。」

這一首詩，若不知紹興風俗，是很不容易懂得的。因為詩中所記都是紹興兒童盛行的幾種遊戲，裝束和諺語。小孩子最愛過年，過年時便是小孩子的天下，這是我國各地皆然的情況。「沙彌」，是紹興人稱小孩子的代名詞，紹興舊時風俗，小孩子的頭髮只留一圈，頭頂心和四週圍的頭髮一概剃得精光，恰好是小沙彌的髮式。「不讓沙彌製了娑」，意思是剃沙彌頭倒也不妨，萬不可讓他披上袈裟出了家。「鬼臉遮顏」是新年時候小孩子戴的玩具面具，又稱「包包」，蓋以黑臉包龍圖（拯）的面譜居多。小孩子一戴上，去誠覺威風凜凜，但其作用不過嚇嚇狗而已。「蠶豆」，係用炒蠶豆六枚，一面略剝去些蠶豆壳，稱之為「黃」，蠶豆皮完好的那一面則曰「黑」，然後兩人輪流拋擲，落下時計算誰得的「黃」多，便將六枚炒蠶豆全部贏了去。「績麻」是為聯句遊戲，人數多少不拘，以所連之句首一字與前句末一字相同者為合格。譬如甲說：「子曰學而時習之」，乙接：「之子于歸」，丙接「歸去來兮」，那麼了就很難「兮……」得下去該認輸認罰了。「非苦話」、「吃甜茶」兩句，係因紹興有諺：「吃甜茶講苦話」之謂。

蔡元培小時候讀書專心一致，捨書本之外別無所驚，有一次他家中失火，全家大小驚駭惶亂

，唯有他七鬯不驚的在樓上琅琅誦讀如故，家人一再催他下樓逃生，他却置若罔聞，泰然自若。幸虧那一場火迅即救熄，不曾蔓延成災。讀書專心到了置生死安危於不顧的程度，方始讀出了近代中國的一位大學問家。

還有一件軼事，足以證明蔡元培同胞手足中的友愛，他讀書有個好習慣，但凡遇有疑問，必定要追根刨底，查明究竟。因此他往往讀一本書要翻閱無數本相關書籍，不知不覺的就在桌上攤開好些本書了。讀完一段時間後，他面對着一大堆書每有無從着手整理之苦。多半便由他的長兄蔡元堅，幫他一一收拾起來，歸回原處，但却從不埋怨、責備他一句。

如所週知，蔡元培被譽為「中國新文化的奠基者」，他曾以其無所不包之精神，樹立研究不息之模範，畢生倡導學術自由，致力於自由講學風氣之鑄成，在這一方面和他求學時代的際遇頗有關連。蔡元培不是書香門第，世家子弟，但是他有一位學有所長，中過秀才的六叔。他六叔蔡銘恩，字茗珊，以廩膳生鄉試中式，工制藝，門下濟濟多士，名噪一時。蔡銘恩藏書頗富，很喜歡治詩和古文辭，蔡元培從十二歲起就從他攻讀，在叔父的指導之下開始讀史記、漢書，困學紀聞、文學通義、說文通訓定聲等書。十三歲起他從紹興名儒王子莊遊，王子莊名懋脩，是制藝好手，同時也深嗜明季掌故，平生最服膺曾在紹興葢山書院講過學的劉宗周。劉宗周也是紹興人，字啓東，號念臺，明萬曆進士，任過工部侍郎，左都御史，南明杭州失守，他絕食二十三日而死

。門人私諡正義，清廷賜諡忠介，世稱葢山先生。他治學以誠意為主，慎獨為功，清修篤行，不愧衿影。王子莊由於崇仰劉葢山，曾經自號其齋為戴仰山房。蔡元培受到他這一方面的影響，所以他在二十歲以前，一心崇拜宋儒，闡明聖學。二十歲以後的蔡元培，則又邁入了一個新的境界。因為紹興徐樹蘭家藏書極多，蔡元培的六叔蔡銘恩曾膺徐家之聘，担任教席，當蔡元培十七歲中秀才，十八歲設館授徒，正式從事教育事業，兩年後徐家又延攬他為西賓，在徐家課讀之外，更協助校書印書的工作，使他得能披覽羣籍，多得讀書之益。從這時起，蔡元培就不復再作八股，而改改辭章考據。他在徐家就了三年多，二十四歲中舉人，和梁啟超同年。二十六歲入京會試，中了二甲進士，在第二年上就補了翰林院編修。

翁同龢曾讚不絕口

蔡元培在六歲啟蒙之年，由父親為他取學名「元培」，十二歲那年從六叔讀書，是他六叔命名以「鶴卿」為字。十七歲中了秀才以後，他便已深深感到求學問遠比求功名富貴為重要，所以他自此不治舉子業，而專攻小學、經學，不作八股文而作駢體文。他自稱當年的他是好奇而淡於名利，「性近於學術而不宜於政治」。因此，他治經偏於故訓與大義。治史呢，則專注於儒林、文苑諸傳，藝文志以及其他關於文化、風俗的記載。對於戰史、政治史和地理、官制的考據，他便視若畏途，為之裹足，他曾自承他是「尚推

想而拙於記憶。」

中舉人，成進士，點翰林，此一自八股取士以來的讀書仕子「正途出身」，在蔡元培十七歲以後原已視同絕望，不再奢想。因此，他在書院中作那必須繳卷的四書文時，他便開頑笑似的常用古書中的「通假之字」易為常字，又復以古書中奇特的句法作那陳腔濫調似的八股文。使得一般宿儒仕子簡直無法卒讀。然而，凡是這些在他視為遊戲文章的，却反而得到書院院長錢振常，和王繼香諸名家的激賞，甚至，他竟靠這般的「怪八股」，中舉成進士得翰林院庶吉士不到一年又補授翰林院編修，蔡元培曾經說過，他自己也曾為之大出意料之外。

比蔡元培大兩歲的吳稚暉（敬恆），在蔡元培二十三歲中舉人之後，讀到了蔡元培的三篇「怪八股文」，他還猜度他往後的這位畢生好友一定是一名「怪誕駢弛之士」。及至蔡元培開場之中連戰連捷，入了翰林院，他的「怪八股文」竟然成爲一時之風尚，而爲天下應試仕子所爭相倣效。吳稚暉又曾說過，他那一套曾被清真雅正的八股家，「太息以爲文妖」。直到若干年來，吳稚暉方始恍然大悟，蔡元培的「怪八股文」也不過「多用些周秦諸子的典故，爲讀書人吐一口惡氣，打倒打倒高頭講章而已」。其實這正是早年的新文化運動，照吳稚暉的說法是「拖上一枚用香烟罐頭粗製的炸彈」。

蔡元培是在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春闈，經過殿試後中了二甲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的。當時，他年甫二十六歲，春風得意後，曾經

留在北京一段時期，而被山西道監察御史李慈銘延為西席。李慈銘也是紹興人，字恂伯，號蓴客，便是「越漫堂日記鈔」的著者。他平生精思博覽，最致力於治史，詩文尤為一代方家，頗負時望，著述闕富。既不避權要，又復議論臧否不輕假借，可是他却很能獎掖後進，愛惜人才，因此門下著錄甚多。蔡元培在李府為時雖暫，可是對於他的為人和治學，不用說是大有裨益，所獲良多的。辭離李府後，他又曾到廣東廣州、潮州兩地，去作了幾個月的客。

在北京勾留的那些時日，蔡元培是頗受當時朝野名流所重視的，如今所可找得到的資料，如同治、光緒二代帝師，常熟相國翁同龢的日記中，即曾記有如下的一段（光緒十六年五月十七日記）：

「新庶常蔡元培，號鶴青（卿），紹興人，乃庚寅貢士。年少通經，文極古藻，雋才也！在紹興徐氏校刻各種書籍。」

葉昌熾的「緣督廬日記」，亦曾記有：

「蔡鶴頤（卿）來，欲觀王嵩隱遺集，即請其編校。鶴頤，嵩隱門人也。」

他所謂的「王嵩隱」，就是蔡元培的另一位老師王頌蔚，字帝卿，治三禮，精於駢體文，他跟葉昌熾是極要好的總角之交。

年方弱冠名動公卿

蔡元培在北京之所以名動公卿，令京師名流對他刮目相看，除了他「年少通經，文極古藻

」，和二十六歲便中進士舉點了翰林，另有一層，則是他早年即以孝友聞名。蔡元培十一歲失怙，他即已塊骨昏迷，至於形銷骨立。十三歲上他母親周太夫人生病，他尤其親侍湯藥，甚至割股療親。因為，蔡元培的祖母當年病篤，他的一位叔父純山公，便曾祝禱上蒼，然後從自己手臂上割下一塊肉來，和在湯藥中請他母親服食下去，據說，就由於蔡純山的孝行上感天庭，所以才讓那位老太太增壽一紀，多活了十二年。蔡元培十三歲便也效法他的叔父，割臂和藥以進。說也奇怪，周太夫人的重症，竟會日有起色，漸至痊癒。不過，三年以後，周太夫人又生病了，這一回，是由蔡元培的長兄蔡元堅割的股，然而偏不靈驗，周太夫人終於溘然長逝。周太夫人逝世，蔡元培哀傷逾恆，他堅持要行那寢苦枕塊的古禮，家人怕他體弱不支，百計勸止，他却在更深人靜的時候，自己抱着枕席，睡到他母親的棺木旁邊。使他哥哥和弟弟見了不禁深切自疚，便在靈堂之中搭一張榻，兄弟三人長樸大被，同在一齊伴靈。

在周太夫人落葬之前，因為父母雙亡，身為一家之主的長兄蔡元堅，遵從母親的臨終遺命，替蔡元培行聘訂婚。蔡元培知道了，堅持以為不可，要求立刻取銷，並且痛切自責大不孝，為之號啕痛哭。直到滿孝之時他方始迎娶新人入門，這就是蔡元培的元配王氏夫人。

蔡元培中舉人後，曾經受過一次來得很突然的打擊，那便是他在二十四歲上，上虞縣志局敦聘他為總纂。對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來說，確實

是一項莫大的榮耀。因此蔡元培也顯得份外的熱心，他親自釐訂體制燦然具備的「條例」，設想得面面俱到。但却不知怎的，會被上虞縣志局全體「分纂」所反對。蔡元培聞訊頗為忿懣，他一氣之下，乾脆辭職不幹。為這件事，往後他還曾發過深切的感慨，說是：

「一生難進易退，大抵如此！」

遜清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蔡元培補授翰林院編修，就在這一年上，大清帝國面臨劇變，甲午一戰，天朝上邦竟敗於扶桑三島，於是輿論譁然，民情鼎沸。蔡元培的舊東李慈銘，竟因感憤扼腕而卒於官。朝野之士受到重大的刺激，自強維新的呼聲甚囂塵上，大家都埋頭致力於西學，蔡元培受到這一次巨大浪潮的影響，他在治學方面又開拓了嶄新的境界，他開始熱中於西書譯本，直到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那四年間是他涉獵日廣，學貫中西的時期。戊戌百日維新，康有為、梁啟超見重於光緒，權勢絕倫，炙手可熱。蔡元培和梁啟超牽扯得上已丑同年關係，在戊戌六君子中他又頂頂佩服擢升四京卿之一的湖南瀏陽譚嗣同，思想既接近，宗旨也符合，但是唯獨蔡元培在「拜康門者踵相接」之際，恥於依附，不相結納。這並不是他孤芳自賞，以炫清高。而是他別具慧眼，洞燭機先，認定了康梁必敗。並且也唯有他道得破其必敗之因，——因為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維新黨，不知先事培養從事革新的人才，徒然亟亟於企圖弋取政權，排斥舊派，於是也就免不了步上「情見勢絀」的結局。蔡元培覺得康梁目光短淺，不

足以與論大事，所以翼翼獨造，避之若蛇蠍。同時，他更看準了清廷腐敗不堪，前途一團漆黑，毫無希望。所以戊戌八月百日維新終告破滅，康梁出亡，六君子在菜市口刑場殺了頭，蔡元培便在九月間飄然南下，決心棄官執教，作育英才了。當時還曾有人誤以為他是由於身為康梁之黨，不得不離京避禍。蔡元培聽後但祇付之一笑而已，他竟不屑一辯。

續絃條件羣媒裹足

葉官南旋，他便劍及履及，實行他的主張，和友人合辦東文學社，自他本人而始，學讀日文學籍。翌年，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紹興紳士徐某在原籍創辦中西學堂，自任堂董（董事長），舉荐蔡元培擔任監督（校長），正好符合蔡元培薄官執教的心願，他欣然應命，埋首努力於經營學劃，在校中設英、法兩國語文課程，極力提倡啟發新思想，接受新智識。贊同他主張的有文辭教師馬用錫，畢生致力於民權和女權的提高，還有一位理科教師杜亞泉，倡導「天演競存」之達爾文進化論。他們兩位經常和紹興中西學堂的舊派老師反覆詰難，發生激辯，因而被舊派目為洪水猛獸般的「新派」，而身為監督的蔡元培又對新派公開表示支持，從而使舊派銜恨日深，直接訴諸堂董。這位徐常董的處置，對於蔡元培一系新派人而言，可謂謹而且虛，他請蔡元培將慈禧太后三度垂簾聽政後所頒佈的「正人心上諭」，恭錄一遍，懸諸禮堂正中。蔡元培因

此大為憤慨，他立即辭職，經過徐常董多次慰留，但他去志已決，仍然離開了紹興中西學堂。

在紹興中西學堂擔任監督時期，蔡元培還遭了鼓盆之痛，他的元配王氏夫人，因產後失調病逝。營葬以後，前來向他提親說媒的紛至沓來。蔡元培自己也因爲孩子年齡尚幼，需人照顧，亟於續絃。他的第一次婚姻是奉堂上之命，媒妁之言訂的親，所以他續絃時便根據他自己的主張，開出了下列五項條件：

- 一、須不纏足。
- 二、須識字者。
- 三、男子不要妾。
- 四、男死後，女可再醮。
- 五、夫婦如不相合，可離婚。

上列的五項條件，在今日看來，誠然毫不足奇，甚至可說是理所當然之事。但在六十多年前的封建社會，由堂堂兩榜進士出身的翰林公，學堂監督，公然提出夫死妻可改嫁，夫婦不相合可以離婚的先決條件。那真是駭世驚俗，嚇人聽聞，被衛道之士認係空前未有之大胆作風。因此這一件事便不脛而走，傳誦一時，蔡元培從而成爲舉國皆知的新派人物。另一方面，則許多願嫁青年翰林公的舊式閨秀反而爲之裹足，惟恐受到物議。蔡元培續絃也因之一再拖延，難以覺得適當人選，直到翌年方始訪得一位多才多藝的孝女，江西名儒黃爾軒的女公子，閨名世振，字仲玉。

她不是天足，而且工詩善畫，還曾爲療父病到臂療親，兼有才女孝名的佳譽。蔡元培乃挽江西友人葉祖鄉担任大媒，談妥了這一門親事。和黃

世振女士成嘉禮的時候，他又以身作則，澈底改良浙江舊式婚姻陋習，將例有的毫無意義而懸諸禮堂正中的福祿壽三星畫軸取銷，代之以一副紅幛，上綴「孔子」兩個大字。中午宴客，午後則開一次演講會，代替「鬧房」的無聊之舉。

正式加入了同盟會

婚後，蔡元培曾去過一趟臨安，受紹興旅外華僑之託，創辦了一所新式小學，教育家鄉子弟。翌年，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蔡元培三十五歲，他應遜清末代狀元張謇之邀，到上海担任澄衷中學堂名譽教員，其間還代理過總理（校長）一個月。澄衷學堂是我國第一位大實業家葉澄衷斥資興辦，他因爲自己幼年家貧失學，引爲無上的憾恨，所以在建立事業基礎發了大財以後，辦了這一所專爲教育貧寒子弟的學校，開國人捐資興學的先河，而且造就了不少傑出的人才。

同年，蔡元培膺聘上海南洋公學特班教習。南洋公學係遜清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在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奏准清廷設於上海，用招商局和電報局的特捐作經費，分爲四院，師範院之外，有上院爲頭等學堂，中院同於中學，外院便是附屬小學校。她是中國南方最早開辦的最高學府，也就是往後南洋大學、交通大學的前身。不過在蔡元培到南洋公學任教的時候，還祇辦到小學、中學兩部份，由於當時該校監督（校長）沈子培的建設，招收特班生四十名，都是古文已有相當基礎的飽學之士，準備授以外國語文和經世之

學，以備未來的經濟特科之選。學生除在中學插班之外，還得在英、日語文兩科中任選一科。蔡元培的日文是無師自通的，所以他祇能讀而不能講，他在南洋公學教日文，就唯有用他暗中摸索得來的讀日文法傳授給學生，可是他的學生却更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概，他們一學到蔡氏讀日文法，爽性就用以翻譯日文书籍了。在蔡元培所授的四十名特班生中，很有不少出類拔萃，風雲一時的人物，例如弘一法師李叔同、革命詩人謝朓，還有項駿、貝壽同等。那時節，謝無量的學名還叫謝沈，邵力子則名邵開泰。

在上海時，蔡元培由於報人蔣觀雲的介紹，認識了江南名僧烏目山僧，烏目山僧原名黃宗仰，又稱黃中央，中央上人，籍隸江蘇常熟。當時正在上海猶太富商哈同所築的愛麗園（又名哈同公園）裏，替哈同夫人羅迦陵主持佛事，備受哈同夫婦的禮敬欽重，兩夫婦對他香花供奉，言聽計從。這位烏目山僧却是一位方外的愛國志士，他嵩日時艱，痛恨清廷顛覆，幾乎斷送國家命脈，演成列強瓜分的局面。因此他決定獻身濟世，奔走革命。他對於革命、革新和教育文化事業支持不遺餘力。在這一方面他當然也受到蔡元培、吳稚暉諸氏的深切影響。烏目山僧曾經和蔡元培、吳稚暉等組設了一個中國教育會，那便是往後被譽為江南革命大本營的一處革命機關。

蔡元培在南洋公學教授學生，曾經命他們自由讀書，然後作日記和月課，由他親自批改。在他批改的文字之中，就已經很有提倡民權和女權的傾向。一年後，南洋公學全體學生因為抗議校

方嚴禁批評時政，憤而退學。除開一部份家在海外，或者在上海有親友可以投奔的之外，其餘外地籍學生就祇有住在小旅館裏，不但生活艱難，而且前途茫茫，莫所適從。他們在走投無路的時候，便推派代表向中國教育會求助。由於蔡元培、吳稚暉都是中國教育會的主要份子，對於南洋公學退學學生的處於進退維谷之境至表同情，他們立刻開會討論，出乎意外的竟獲得烏目山僧慨然應允：

「一切費用由我負責！」

於是，便在蔡元培、吳稚暉等的積極鼓勵之下，烏目山僧不但說服了哈同夫人羅迦陵，捐出一筆錢來維持學生們的生活，甚且更進一步斥資創辦愛國學社，將全部退學學生加以容納之外，尚且連來自日本的退學學生也一概包括在內。日本退學學生是因為抗議帝俄侵我東北，在日本組成抗俄義勇隊，因而被清廷駐日公使蔡鈞奏准清廷加以壓制，禁止中國留學生在日本學習軍事，方始附輪歸國的。這一批留學生大都是激越的革命份子，再加上和蔡元培一同轉到愛國公學任教的吳稚暉、章太炎等正在大力倡導革命，經常在上海張園舉行演講會，極力抨擊清廷，公開發表革命言論。思想本極開明，復以革新自任的蔡元培，在這個激烈的環境裏當然難免深受影響，從此，蔡元培成爲一位熱烈的革命黨員。他經由來自東京的何海樵介紹，宣誓加入同盟會。

和吳稚暉訂交經過

蔡元培和吳稚暉是訂交歷四十年的同志摯友，他們的結識却很有趣。吳稚暉久聞蔡元培的大名，先以爲他是會作怪八股文的怪誕斯池之士，十年後他也在南洋公學教書。偶或遇見蔡元培，經人告訴他這是蔡元培後，他却訝異蔡元培怎麼會是一位弱不勝衣的惇惇儒者？但是他也不會跟他打過招呼，只是聽朋友談起他的行誼，深覺他是海內有數的通人之一。

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七月，蔡元培乘暑假之便到日本去游歷，住了沒有幾天，便聽說有一位留學生吳稚暉，因爲在東京領導風潮，抗議駐日清廷公使蔡鈞拒絕保送學生進入日本軍校，被蔡鈞唆使日本警察逮捕，以「妨害治安」的罪名驅逐回國。吳稚暉因而大恚，他在東京曾經跳水自殺，經救起後仍然得押解登輪，回返國內。蔡元培和吳稚暉並無一面之緣，但是他却激於義憤，臨時中止游日旅程，買一張吳稚暉所搭乘的法國郵輪船票，自我介紹，主動伴送吳稚暉回到上海，以免他在途中再度發生意外。弱不勝衣的惇惇儒者居然能够鐵肩担道義，行事大有俠風，當然使吳稚暉深切感動，自此他們相交莫逆，以至於蔡元培之死。

這一年的陰曆正月間，蔡元培和烏目山僧、林少泉（就是民初死於軍閥之手的名記者林白水）、吳彥復、陳夢坡等人在上海發起創辦「愛國女學」，內分師範、中學、小學三部。這還是我國開天闢地第一所女子學校，經費的主要來源是由烏目山僧向哈同夫人羅迦陵募捐，九月二十三日（陽曆十月二十四日），學校正式成立，是爲



交之死生 · 老四國黨

江靜張、暉稚吳、培元蔡、曾石李 起左

我國婦女同胞首次接受學校教育之始。愛國女學從光緒二十八年辦到三十四年（一九〇八）為止，前後一共辦了七年之久。

光是南洋公學退學的學生便多達二百餘人，學生固然一文不名，同情學生而一致退出的老師也多半是窮措大，羅迦陵慨允捐助經費成立愛國學社加以收容，可是猶太人算盤打得精，她只捐了泥城橋的一幢房屋作為校舍，此外便祇有少數開辦費。南洋公學原係公費制度，兩三百學生有了學校可進，還得需要伙食費。迫于無奈，蔡元培便自告奮勇願去南京向友好借錢，他從上海坐輪船到南京，臨行的時候他的長公子病重，但是他覺得不能讓兩百多名學生餓肚皮，於是硬下心腸來不顧愛子的病而毅然成行。那一天全校師生十分感動的送他到輪船碼頭，正在揮手道別。蔡元培家裏的傭人氣急敗壞的

趕了來，一見到蔡元培便高聲的一喊：

「不好了，大老爺剛剛死脫哉！」

宛如晴天霹靂，震得蔡元培當下就流出了漣漣的熱淚，他心如刀割，哀痛可想。當時吳稚暉也在送行之列，大家都極力勸他回家料理一切，可是蔡元培却仍以二百多名學生的伙食問題亟待解決，他噙着熱淚繼續登程，僅祇囑託朋友代他回去辦理後事。三天後蔡元培從南京回來了，如願以償的借到了一千塊錢。兩百多名學生得以維持一日三餐，絃歌不歇，然而他却痛失愛兒，還不及親見他的長子入殮。

蔡元培加入同盟會後，翌年孫中山先生便派黃興到上海，持中山先生手書，委蔡元培為中國同盟會上海支部部長。中山先生之以上海的方面重任，畀予蔡元培，並非由於蔡元培的名揚四海，又復是上海教育界的領導份子，重要人物；實基於他在對革命工作的優異表現。這位文弱書生，一參加了革命黨，他的決心便無比的堅定，手段更是相當的激烈。他認為要從事推翻滿清的大革命，就祇有兩條途徑，第一是暴動，第二是暗殺。除此而外，他更以演說和寫文章，作為輔助性的工作。

他既然是愛國學社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又復擔任愛國女學的經理，實際主持校務。愛國學社是南方革命的大本營，而愛國女學在創辦初期，由於當時風氣蔽塞，學生寥寥無幾，可是等到愛國學社成立，社員家裏的婦女，紛紛入校就讀，學生人數與日俱增。因此，蔡元培便決定了他進行革命工作的方針大計，男生可以編練軍隊，担

當暴動任務，於是他便開始在愛國學社播下暴動的種子。女子哩，對於暗殺工作比較相宜，所以他在愛國女學為暗殺工作而播種。

殺隻公鷄飲血為盟

起先，他經由何海濤的介紹，參加了一個學習製造炸彈的小組，小組一共有六個人，包括蔡元培、何海樵、楊篤生和蘇風初等在內，以蘇風初擔任指導，秘密賃屋，着手製造炸彈。彈殼，由黃興和蒯若木供應，從日本託人悄悄的偷運進口，彈藥，則由蔡元培爭取一位理化教員鍾憲魁加入幫忙，請鍾憲魁向科學儀器館代為採購，以免引起滿清官吏和密探的疑心。他們所製成的炸彈則由孫毓筠負責在南京郊外偏僻的地方試放。

在愛國女學裏，蔡元培煞費苦心的，為校內的高才生，講授法國革命史和俄國虛無黨黨史，激發那些千金小姐的壯志雄心。同時，又請鍾憲魁和其他科學儀器館的同志，講授理化，更增多理化科的學分，作製造炸彈的準備。然後，他再吸收年齡稍大而根柢較深的學生，如周怒濤等正式參加同盟會。

愛國學社那一邊呢，他延聘何海樵、何山漁兩兄弟，還有從南京陸師學堂退學而來的學生領袖章行嚴、林力山，一同擔任軍事教練。規定全校學生一律參加軍訓，為了極力倡導，並且希望老師也參與這個軍訓的行列，蔡元培咋嚙一剪刀，把自己的辮子剪了，他也穿起短裝，每天和學生同練步伐。

一旦有空，他便和吳稚暉、章太炎、以及愛國學社、愛國女學的教員，分別到張園去作煽動性的革命演講。張園，是上海早期的一座舊式游藝場，場內以「安燈棧」和「海天深處」等地的觀眾最多，所以這兩處地方經常都是他們的演講場所。

南洋公學採取公費制度，風氣崇尚儉樸，學生的伙食，尤其特別的苦。當時有所謂「兩葷兩素，平盛淺碗」的說法。但是蔡元培為了增加他和學生接近的機會，力行身教，他跟學生一道用餐，而且他還自嘲的說過：

「能在南中就食三年，就可以喫得了普天之下苦飯！」

伙食已經够苦的了，偏有教員李傳書等，大力宣傳素食有益，引得學生好奇心起，紛紛加入素食。學堂監督為了鼓勵提倡，更宣佈凡是喫素的學生，餐桌上一律加一隻菜，這麼一來，竟使南洋公學的喫素人驟然增加到一百六十餘名之多。祇是天長日久，青菜蘿蔔的滋味畢竟太淡，很不好受，於是漸漸的就有人退出。素食運動，於焉成了半途而廢。

往後，蔡元培也曾喫過很長一段時期的素，那是因為他聽到留德同學齊壽山（在台逝世的齊如山令弟）告訴他，李石曾（煜瀛）喫素及其理由——凡是葷腥，都是動物的屍體及其它，他甚以為然，於是便也開始喫素了。祇不過，他喫到民國十年，腿部生了病，不能行走。醫生認為生病的時候喫素很不容易調理，蔡元培就祇好遵「醫囑」恢復肉食，但是他平時仍然喜歡素食，食

物也很簡單，其原因即在於此。

蔡元培介紹血性青年加入同盟會，除了鍾憲魁以外，還有他的介弟蔡元康，同鄉王子餘、俞英匡、王叔放、裘吉生、徐錫麟等參加。他為昭鄭重起見，特地制定了一套入會的儀式。屋中供奉黃帝神位，由他親筆書寫入會誓言若干，人各一份，簽名於其上。再殺一頭公鷄，醴血於紙，跪地宣誓，把鷄血和在酒中，然後一飲而盡。入會後，立刻授以製造炸彈的方法，起先，他們所製的炸彈由孫毓筠秘密帶到南京郊外僻處試放，竟然不靈。後來楊篤生來參加，他對這一件事非常熱心，日夜研究彈壳的改良，搜購製炸彈的原料。在那一段時期，所有經費由安徽壽陽相國孫家鼐的侄兒孫毓筠負責，蔡元培和他弟弟則主持機關，經營一切。

大索聲中逃到京師

炸彈的製造久久不成，楊篤生便奮然北上，想到北方去奔走革命，伺機行事。他抵達保定，結識了吳樾和其他三位志士，他給蔡元培寫了一封信，通知他說：吳樾即將到上海來和他聯絡，同時送他的妹妹進入愛國女學。未幾，吳樾便直接致函蔡元培，他說他因另有要事，上海之行只有作罷。隔了不到幾天，報紙上赫然就有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在北京車站遇刺，炸彈爆發，反將刺客炸斃的新聞出現。蔡元培一看就知道那位投擲中國第一枚炸彈，嚇破了清廷的胆的革命志士，一定就是吳樾，而吳樾的炸彈必然是從楊篤生

那兒得來的。他唯恐楊篤生經此轟轟烈烈的一炸後，經由清吏大索，必定會生危險。於是他便派孫毓筠專程跑一趟北京城，找到了楊篤生，千方百計的把他救了出來。——吳樾炸清廷考察憲政五大臣，以及北方同盟會的發展，其實是與上海支部支部長蔡元培及其小組息息相關的。這一段彌足珍貴的革命史實，時至今日也很少有人提到了。

蔡元培在黃浦灘上，大張旗鼓的進行革命工作，當然很難免引起清吏的注意，風聲緊急時，他也曾回過一趟紹興，但是不久他又到上海，繼續奔走革命如故。於是，一場風暴迅即來到。首先，是上海的江海關道呂海寰，致函江蘇巡撫恩壽，有謂：

「上海租界，有所謂熱心少年者，在張園聚眾議事。名為愛國，實則企圖『作亂』，希將為首之人，密拿嚴辦！」

函中，並列舉「為首之人」的一紙黑名單，第一次，開出來的就是蔡元培、吳稚暉、章太炎、鈕永建和湯爾和，蔡元培名列榜首。第二次，再開一紙，是為蔡元培、陳夢坡、鄭容、章太炎、吳稚暉和黃宗仰（烏目山僧），蔡元培仍舊名列第一。

這是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五月中旬的事，當時，正值鄭容的「革命軍」問世，一紙風行，各界爭相誦讀。同時，由於保皇黨的首領康有為，發表了他的「南海先生最近政見書」，對革命事業，大事抨擊，章太炎看了不服氣，便寫了一篇「駁康有為政見書」，痛加駁斥，逐日在

上海蘇報連載，轟動一時，清廷已經有所警覺，再經過恩壽根據呂海寰的函告，專摺奏報，於是清廷便下詔兩江總督魏光燾。

「……………愛國黨人在上海張園，集眾開會，與蘇報倡言革命，該督行同聾聵，所司何事？」

魏光燾一見上諭便發了慌，他會同江蘇巡撫恩壽，同向上海租界當局施壓力，威脅利誘，無所不用其極，祇求將上海的革命黨人一網打盡。第一次，指名逮捕蔡元培、吳稚暉、鈕永建與湯爾和，一共是四位。第二次，又添上了陳夢坡、章太炎、馮鏡如、黃宗仰和鄭容，前後一共是九名「欽命要犯」。這便是中國革命史上極重要的一章：「蘇報案」。

緹騎四出，夥同租界當局一道下手，其結果是章太炎被捕，鄭容挺身而出大義凜然自動投案，在那一個驚險萬狀的場面中，蔡元培等恰好不在，革命首要總算不曾被清吏一網打盡。祇是，當革命黨人星散，逸出清吏的天羅地網，有人遠適英倫，有人東渡日本。唯有清廷必欲得之而甘心的蔡元培，他抱着大無畏的精神「入虎穴，索虎子」，反倒鼓輪北航，過青島，再去北京。

蔡元培到了北京城裏，勇者無懼，七豎不驚，他前往造訪他的同年好友，時任譯學館教習的劉焜。當時蘇報一案正鬧得如火如荼，劉焜身為京官，焉有不知之理？因此當他一見蘇報案的第一要角蔡元培時，他情不自禁的大喫一驚，連連跺腳的說道：

「如今朝廷正在大索天下，必欲拿你。你怎

麼跑到北京城裏來了？糊塗呀糊塗！鶴卿，你這不是拿你的性命當兒戲嗎？」

上了候補道的大當

他立即聲明，他斷然不敢留他在自己家裏住，但是他顧念友誼，也絕對不會出賣蔡元培。他搔頭苦想，半晌方說：如今唯一之計，只有請蔡元培改名換姓，由他送到越中光賢祠裏去暫住幾天。他請蔡元培自己設法，趕急離開這一處龍潭虎穴。

蔡元培點點頭說：

「這樣也好。」

於是劉焜便急急的問：

「那麼，你說你改個什麼名字好呢？」

蔡元培想了想，回答他道：

「我改名蔡振就是了。」

劉焜又在着急的頓足道：

「哎呀，鶴卿！我原請你改名換姓，免得引人注意，你又何必非露你的真姓不可呢？」

蔡元培在危急關頭猶仍不失其風味幽默，他坦然而自在的回答劉焜說：

「年兄，你幾曾聽見說過？這姓也是可以輕易隨便更改的麼？」

劉焜拿他無可奈何，祇好順從蔡元培，改名蔡振，送他到越中光賢祠裏去住。同時要求他切勿外出，更不可在北京城裏，天子腳下做什麼革命活動。凡此，蔡元培都答應了。他住在越中光賢祠，埋首著述，完成了他的：「中國倫理學史

「一書。這是他平生第一部重要的學術論著，至今仍被世人目為他的代表作。」

就在「中國倫理學史」全稿殺青以後不久，劉焜陞任學部三品丞，當時的學部侍郎嚴修，也是同年。他彷彿有所風聞「蘇報案」的第一主角蔡元培刻在京師，但是言談之間，他對蔡元培之被列入「大逆不道」的革命案中，表示其間必有冤枉，因為在他的心目之中，蔡元培是個老實人，普天之下焉有老實人也會「造反」的道理？劉焜正愁自己冒着身家性命危險掩護蔡元培終有「事機洩露」的一天，他極想把蔡元培推出去「另就高明」。嚴修很講義氣，官職也比自己為高，對蔡元培的保護作用當然也就更大。因此他似有意、若無意的把「蔡振」介紹給嚴修，頂了他在譯學館的缺。於是嚴修便委任蔡元培為譯學館教習，月俸白銀十二兩，讓他在德文班授課。就劉焜、嚴修和蔡元培三人來說，這都是一件彼此心照不宣，不必明言的事。

自此，蔡元培由於職責攸關，就不能不對德文進行惡補。花費了相當一段時間和氣力，他又「暗中摸索」的搞通了德文。在譯學館居然也成為頗獲學生愛戴的一位德文老師。但是，正式在譯學館任事不久以後，蔡元培便發現京師環境惡劣，由於他自己在「天子腳下」的名氣越來越大，漸漸的便有人發現「蔡振」便是在上海倡言革命、林院出身的京官和學界中人都認為他是受了別人的連累，其他人等則暗中議論嚴修包庇「造反」的革命黨；——這是重則殺頭，輕則罷官充軍的

罪名。嚴修也覺得很駭怕了，他託要好的同事向蔡元培透露口風，蔡元培雅不欲牽連友好因他獲罪，因此他毅然地向譯學館方辭職，悄然出京，循海路經青島南旋。

又回到了上海租界，曩昔的同志因「蘇報」案發，風流雲散。吳稚暉遠走英倫，鄭容尤且瘐死獄中，但是蔡元培却遇見了舊識浙江人龔未生（寶銓），他是由設在東京的國民軍教育會派遣回國進行排滿運動的。蔡元培便和龔寶銓、劉光漢、陳去病、葉翰等籌組對俄同志會，刊行「日俄事件警聞」，極力抨擊清廷處理外交事件之軟弱無能，喪權辱國。「日俄事件警聞」頗受讀者歡迎，銷路相當的好，蔡元培他們就爽性擴充為「警鐘日報」，逐日發行。在這一段時期蔡元培曾以子民、鐸青、蔡民友、蔡仲申、蔡振、會稽山人、蔡亞培、周子餘等等筆名發表激越的反滿言論，使「警鐘日報」一紙風行，傳誦遐邇，當然也引起了清吏的注意。某次「警鐘日報」論述一件與德國有關的新聞，使德國駐滬總領事大為不滿，據而向租界當局提出交涉，請將「警鐘日報」加以封閉。洋人橫出干涉，使蔡元培在上海又失却了一處宣傳革命的根據地。當時正好有一位候補道看上了蔡元培翰林公的頭銜，而不知他身為革命黨的底細，候補道想走蔡元培的路線，因而使蔡元培上了他的大當。

一眼看穿了袁世凱

這位捐納出身的候補道熱中做官，竭力鑽營

，他跟蔡元培儘量的接近，目的是在借重翰林公在北京城裏的門路多，希望他鼎力推轂，讓他撈個有油水的官兒做做。一日當他聽到蔡元培偶然提起，蔡元培有意到外國去留學，於是便投其所好的一力掇促，拍胸脯担保由他負責一切費用，即使要花幾萬兩銀子他也蠻不在乎。蔡元培還真以為遇見了古道熱腸的好朋友，他拋妻別子，束裝就道。但是行前，候補道却向他討了幾封八行書，向京中的某幾位大老老推介這位候補道。蔡元培情不可却，只好照寫，然而他却預先聲明說：

「我這幾封信，未必會有作用。因為我跟他們幾位，雖然有些關係，但是他們不一定就會重視我的介紹信，替你謀什麼官職。」

然而那位候補道，當時只求介紹信到手，他酒脫的說：

「祇求蔡大人肯出面寫這幾封信好了，差使能否謀成，那當然得靠我的造化。」

蔡元培信之不疑，便寫好了信交給他，自己則啓程赴德，其結果，果然不出蔡元培的預料。候補道拿着蔡元培的介紹信到北京謀差，徒勞往返，一無所獲。他既所謀不遂，對於蔡元培供給一應留學費用的承諾，也就因而泡了湯。使蔡元培在柏林進退失據，走投無路，險險乎連一日三餐都維持不上來。——蔡元培的為人性格，向有古君子風，他立身處世，處處與人為善，所以就絕不相信世間果有爾虞我詐的壞人，加以外平素又很尊重別人的意見。他的同年好友劉焜，聽說了上這次大當以後，即曾為之慨歎的說過：

「鶴卿只要有一個當差的在他身邊侍候，他自家就拿不定主意，而要那個聽差的替他代拿主意了。」

國內接濟斷絕，使蔡元培在柏林陷於困境，幸虧清廷駐德公使孫寶琦是他同鄉，念在鄉誼份上，給了他一個使館辦事員的名義，月支薪俸三十兩。此外，再介紹他替一位唐某担任家館，以堂堂翰林公而教四個小學生的國文，每月束脩一百馬克。靠這兩筆收入，蔡元培不但可以應付自己的食宿用費，學費雜支等等，尤能匯回上海，贍養妻兒。因為，他甫抵柏林不久，便接獲家報，他的三子誕生，取名柏林。

蔡元培係於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五月，經西伯利亞赴德，這一年他四十一歲，他起先在柏林專攻德文，稍有餘暇，便從事譯述。翌年他遷居萊比錫，進萊比錫大學聽講，由於他研究興趣之廣泛，只要時間不發生衝突，他幾於無課不聽，因此他首次留德歷時三年，所選修的課程包括哲學、文學、文明史、人類學、實驗心理學及美學等，甚至於他還在利用課餘時間，延聘教授到他住所來授德國文學的課程。他是這麼樣的用功讀書，却又能對介紹新知於全體國人的開路先鋒，念茲在茲，踴躍從事。使得他首度留德四年的收穫，除却他自己學有所成以外，還編就「中學修身教科書」凡五冊，一冊中國倫理學史，並將鮑爾生著的「倫理學原理」譯為中文，以上譯著，嗣後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孫清宣統三年（一九一〇）辛亥，武昌起義，一舉成功，八月十九（陽曆十月十日）義旗既

舉，八日後，消息傳到德國，當時蔡元培正在作心理學試驗，他聞訊興奮莫名，立刻就計劃去做募款支援革命軍和國際宣傳的工作，而且從萊比錫趕到柏林，發動華僑，舉行慶祝。但是他在柏林閱報，清廷擬起用袁世凱，袁世凱也正在半推半就的準備東山再起。這一個消息，又使蔡元培大為失望。他寫信給時在英倫的吳稚暉，斷然的指出：

「……………弟以為袁世凱者，必不至復為曾國藩，然未必肯為華盛頓。故彼之出山，意在破壞革命軍，而即藉此以自帝。」

真知灼見，一針見血。連當日袁世凱本人也未必想像得到的「洪憲稱帝」醜劇，却早在五年前，便由蔡元培一眼看穿。

總長次長意見參商

未幾，蔡元培便接獲上海起義後的滬軍都督陳英士（其美）電促，請即返國，共襄大計。接着，孫中山先生由美返國途中道經英倫，約吳稚暉買棹旋旋，路過馬賽，中山先生囑吳稚暉舍舟登陸，遍邀留法留德學生，回國相助。於是蔡元培便和吳稚暉等相偕抵滬。中華民國元年元月一日，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蔡元培經由中山先生延攬，遂以四十六歲的英年，出任中華民國的第一任教育總長。

元年元月九日，教育部正式成立，蔡元培宣告就職，次長是范靜生（源濂）。二月，他公開發表「對於教育方針的意見」，主張以軍國民主義

、實利主義、公民道德、世界觀和美感教育，為今後教育的宗旨，取代清廷學部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他所謂的「世界觀教育」其實是哲學課程，不過他的意見在於兼採周秦諸子、印度和西洋哲學，打破兩千多年來墨守孔學的舊風習。特別提出美育，則是他認為美感具有普遍性，可以破除「人我彼此」的偏見，美感又具有超越性，更足以打消生死利害的顧忌。

至於帝制推翻，民國建立，國人正苦於莫所適從的公民道德綱領。蔡元培以教育總長的身份，提出了自由、平等與友愛。當然，這是法國大革命時期響激雲霄的三個口號，但是，蔡元培却能以古義加以詮釋。照他的說法是：

一、自由——「富貴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亦即古人所謂之義。

二、平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亦即古人所謂之恕。

三、友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亦即古人所謂之仁。

關於教育制度和課程標準兩大要務，先此，蔡元培早在接篆後十天，亦即元月十九日，正式頒佈了「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十四條，和「暫行課程標準」十一條，我中華民國新教育的基礎，賴以奠定。同時，他更認為成人教育和補習教育亟待提倡，所以在原定的普通教育、專門教育兩個司之外，再增設一個社會教育司。

教育部裏，總長和次長的意見時相逕庭，蔡元培和范源濂也就因見解之不同而經常抬槓。例

如蔡元培主張先把大學辦好，再兼及中學和小學。范源濂大不以為然，他振振有詞的說：

「小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又怎麼能有好大學？所以你這個辦法是行不通的，我們第一步應該先把小學加以整頓！」

可是，蔡元培也能據理力爭，把范源濂駁得無話可說，他道：

「沒有好大學，中學的師資從那裏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又從那裏來？你的話恰好說反了，我們應該先把大學整頓好方是。」

往後，蔡元培和朋友們提起民元時他跟范源濂之間的「槓子」，每每自嘲的笑着說：

「結果反倒好了。把我們兩個人的意見加起來，於是就從小學到大學，沒有一方面不加以整頓。不過他（指范源濂）的興趣偏於普通教育，他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我的興趣偏重於高等教育方面，我就在高教上多參加些意見罷了。」

二月蔡元培奉孫大總統之命，率領代表團，北上迎袁凱南下，繼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由於袁世凱自食其言，不願輕離北洋軍勢力範圍，於赴南京就職。他唆使所部曹錕等發動兵變，以資要挾。那天夜裏，蔡元培等飽受一場虛驚，連夜由煤渣胡同貴胄學堂避往六國飯店，行李衣物為之盡失。蔡元培對袁世凱早已洞燭其奸，經此一變當然心知袁世凱心懷詭詐，他決無可能離開北京。所以蔡元培致電孫大總統，報告經過，其末句有云：

「……培等歡迎之目的，既已消滅，似應回南，面陳一切。」

代表四萬萬人辭職

袁世凱在北京沐猴而冠後，以唐紹儀為第一任內閣總理，由於蔡元培是民黨首要，望重一時，所以仍挽他出任教育總長，蔡元培也曾一再堅辭，可是時在南京的參議院以三十八票通過了他的任命，使他唯有留任。四月十五日蔡元培南旋後再赴北京，二十六日開始視事。七月十日由他一手籌備的中央臨時教育會議在北京揭幕，參加者約計八十人，會期一個月。這是我國教育史上極重要的一次會議，通過了教育宗旨、學校系統、各級學校令暨推行國語注音字母等要案，然後由教育部陸續公佈施行。

當袁世凱專擅獨斷，包攬大權的獨裁者面目逐漸顯現，府院之間發生裂痕，他直接處理政務，甚至拒向國務會議提出報告，蔡元培便認定了他決不能跟袁世凱共事。六月十六日內閣總理唐紹儀請辭，他立刻跟進。袁世凱倒是頗有誠意的，一再慰留，拖到七月一日，遲遲未能解決。那一天袁世凱召見教育總長蔡元培，力請打消辭意，袁世凱說：

「我代表四萬萬人，請君打消辭意。」

「我也代表四萬萬人向大總統力辭。」

「我也代表四萬萬人向大總統力辭。」

如磐石，一絲不苟，這原是中國讀書人的本色，連一代梟雄袁世凱也拿他無可奈何。蔡元培一面堅辭教育總長，一面公開發表宣言以示決心。然後他便離職南下，這年秋天，他便挈帶黃氏夫人和子女，附輪同赴德國。抵德後一家住在萊比錫，蔡元培進入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繼續深造。但他在民國二年却又由於袁世凱賄買凶手刺宋教仁於上海北站，一度回國極力主張袁世凱應即辭職以謝國人，同時贊助 中山先生所發動的癸丑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敗後，他和吳稚暉等一同赴法，住在巴黎郊外的蒙達爾尼。

第二年就碰上了世界第一次大戰爆發，蔡元培當機立斷，他匆匆趕回萊比錫，把家眷接到法國，避居法國西南部的都納市。民國四年六月，他和張靜江（人傑）、吳稚暉、李石曾（煜瀛）在巴黎組織勤工儉學會，宗旨是勤於作工，儉以求學，鼓勵有志青年赴國外深造。這是四位老友通力合作共創事業之始，當年四人之中以吳稚暉年紀最大，他五十歲，蔡元培次之，四十八歲，張靜江又次之，四十歲，李石曾最小，三十六歲。

歐戰時期，北洋政府為了參加歐戰，曾經遣派二十萬名華工赴歐。這些華工知識淺陋，語言文字絲毫不通，被遣往海外，歸國遙遙無期，處境確實相當的可憫。四年五月蔡元培他們已經組成了「華法教育會」，因此他們使用「華法教育會」的名義，義務盡力，設立一所華工學校，招考了二十餘名教師，在五年四月五日開學。蔡元培一面為學校籌備工作而奔走，一面埋頭苦寫，

趕出了四十篇講義，作為華工學校的教材。

民國五年秋間，教育部決定敦聘蔡元培為國立北京大學校長，當時袁世凱洪憲稱帝已告失敗，袁世凱憂憤致卒，由副總統黎元洪繼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范源濂為教育總長。北方政壇，頗有面目一新的氣象。蔡元培接獲范源濂一再促駕的電報，取捨之間，煞費躊躇。他的友好之中，尤有兩派截然不同的意見，多數人認為北大腐敗，無法整頓得好，所以力主蔡元培不必萬里迢遙的去冒這個險，徒勞往返。也有一小部份人，稱越腐敗越發需要有人前去整頓，否則就永遠好不了。蔡元培把兩派的意見函陳 中山先生，他終於還是聽從 中山先生的勸促，接受了少數人的主張，他在是年冬天回國，接長北大。

這一次歐洲之旅，前後為期三年多，除了勤工儉學、華法教育會、華工學校、並且創辦了「旅歐週刊」以外，蔡元培還完成了「哲學大綱」、「石頭記索隱」、「歐洲美術小史」中「拉斐兒」一卷、「康德美術學」和「華工學校講義四十篇」五部著作。

出長北大約法三章

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北政府任命蔡元培為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六年六月四日，蔡元培就職。九日北大開學，蔡元培向全體學生致訓，以「大學為研究高深學問之機關」，期勉全校師生三事如下：

一、研究學問。

二、砥勵德行。

三、敬愛師友。

北大學生一聽到蔡元培殷殷告誡這三點，便心知這位時年五十一歲的校長對於北大決不外行，因為蔡元培當時實已認清了北大所以腐敗的原因，不外乎以下所列的三點：

一、官僚習氣太重——因為北大初辦設仕學、師範等館，所招收的都是京官，由京官遺留的官僚習氣，直到民國五年都還未能糾正過來。由於學生入校係以作官為目的，於是特別歡迎行政、司法界前來兼課的教授，以為畢業後做官的奧援。對於專任教授認真教學，反而拒之於千里之外。

二、讀書風氣未能建立——學生在校所要做的只有兩件事：開學時上課堂領講義，以及學期學年考試時，要求教授指定題目範圍，以便預作準備。

三、缺乏高尚娛樂與自動組織——因而使學生不得不在學校之外，競為不正當的消遣。

所以蔡元培到北大後第一次向全校師生講演，他一開頭便說：

「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責，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的階梯。」

除此而外，他再對症下藥，廣事延攬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教授，提高學生研究學問的興趣，並且倡辦進德會力挽奔競和游蕩的惡習。凡是參加「進德會」的要切實履行下列三條基本戒：

一、不賭。

二、不嫖。

三、不要妾。

基本戒之外，又復有如下的五條選認戒，任憑學生選擇，作為戒條：

一、不作官吏。

二、不作議員。

三、不飲酒。

四、不食肉。

五、不吸煙。

他又協助學生成立消費合作社，學生銀行，校役夜班、平民學校、平民講演團、創辦「新潮」等雜誌，舉辦體育會，音樂會，書法研究會等等學生組織，使北大出現蓬蓬勃勃的朝氣，面目為之一新。

然而蔡元培出長北大最值得稱道的還是他對於思想自由、文學革命風氣的大力倡導。當年北大原有的教授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曾一度廢其姓，改名「疑古玄同」）都算是够新的人物了。可是蔡元培復聘陳獨秀擔任文科學長，延攬胡適、劉半農、周豫才、周豈明，以及提倡性解放的張競生為文科教授，這可以說是中國新文學運動萌芽之始。而舊派的國學大師却又有辜鴻銘（當時還拖着辮子）、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吳梅、林琴南、黃季剛（侃）、陳介石與陳漢章諸氏。理科則更聘請到李仲揆、丁巽甫、王撫五、顏仕光、李書華等，大大的增強了教授的陣容。最妙的是法科，由於當年中國還沒有已成文的公民法，所以早年的北大法科只能講授外國法，分為德日法、英美法和法國法三組。蔡元培不以為然，却又無計可施，他便主張改

為講授比較法。然則當時國內能够講授比較法的祇有王寵惠與羅文幹，兩氏都是司法部的要人，就算買蔡元培的面子，充其量也只能兼任講師而無法專任教授。因此蔡元培此一退而求其次的改革，一直要到王世杰、周鯨生等諸氏到校任教，方始獲得解決。

兩性差異存乎牀第

蔡元培謙光 and 德，平易近人，對於北大教授十分禮重，而且平素言行之間極有涵養和雅量。胡適曾經提到過一段早年北大軼事，有一次文科教授錢玄同當眾請教蔡元培，他問：

「蔡先生，前清考進士，都要字寫得很好的才能考得中。先生的字寫得這麼蹩腳，怎麼能够中進士的呢？」

蔡元培聽了，絲毫不以為忤，他不慌不忙，笑嘻嘻的回答他道：

「我也不曉得，也許是那時正風行黃山谷（庭堅）的字吧。」

蔡元培第一次担任北大校長，係自民國六年元月四日起，以迄民國十二年七月為止，不過從十二年七月到十五年七月八日他正式請辭奉准，這三年間係由蔣夢麟代理，他仍居北大校長的名義。一般認為，從民六到民十二年七月是他一生的黃金時代，——意指他對現代中國學術思想的貢獻而言。

由蔡元培所提倡的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導致了民國六年的新文化運動，和民國八年的五四

運動。從五四運動又觸發了六三事件，民國八年六月三日，北京學生繼續反對巴黎和會決定，抗議北政府庇護漢奸，喪權辱國，使當時退居幕後操縱政局的北洋之虎段祺瑞老羞成怒，迫使他的左右臂，國務總理靳雲鵬下令大事逮捕學生一千餘人，將北大的第三院（法學院）改成了臨時拘留所。這一次風潮，鬧得相當的大。蔡元培在事件發生之後，立作斷然的處置，翌日他便召集全體學生代表訓話，告誡的說：

「愛國運動，世界各國都有，不足為奇。不過，你們這一回做得稍微過火些，你們應該記得：『救國不忘讀書』……不過，人權應有保障，我可以要求政府，限三天將被捕同學釋放，你們應該稍安毋躁，三天以後來聽消息好了。」

訓完了話，他馬上親訪北京警察總監吳炳湘，提出三天之內釋放被捕學生的要求，並且聲言學生一旦釋放，他立將離職他往。吳炳湘對蔡元培一向敬重，他再三勸慰蔡元培，而且旋即往謁段祺瑞，極力說項。獲得段祺瑞的首肯以後，如期在六月七日將全部被捕學生釋放。六月九日，蔡元培為實踐諾言，他邀請蔣夢麟代理校務，在辦公室留下兩張字條，向學生們有所解釋，對北政府施予忠告，這兩張字條寫的是：

「殺君馬者道旁兒。」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

北大教授劉淑雅見了，還會取笑的道：

「子民又在流露魏定庵的那一套了。」

然而，蔡元培却已由平轉津，而上海，而杭州，住在位朋友家裏，面對西子，小作休息。

北大師生敦促他返校的函電，如雪片一般的飛來，蔡元培却一概置之不覆。這個僵局一直拖到八月二十日，他方始經不住各方的懇請挽留，回京復職。

我國大學之招收女生，也是由蔡元培多年倡呼「男女皆人也」的口號，奔走呼籲，力主佔有全國人口半數的女同胞獲得平等地位，國力即可增強一倍。他並且大聲疾呼，公然語人的說：

「人為同類，宜不分男女，至於兩性的差異，亦只有存乎牀第之間。但最好是在開了房門以後再去發現。光天化日之下，誰也不比誰強。」

可是，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舊社會裏，誠所謂「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他的呼籲根本無人理會。正當他意懶心灰；民國九年元月，忽然有一位聰明人授他以錦囊妙計道：

「教育部叫你們招生，幾會專限男生而禁止你們招收女生的呢？」

徐志摩弄巧反成拙

一句話，點醒了蔡元培，他果然發出了「招收男女生」的公告，其後教育部（當時的教育總長是四川江安人傅增湘）向他提出質問，蔡元培便以朋友的這句話作為擋箭牌。於是，民國九年元月，北大先以招收女旁聽生為始，這一年的秋季，北大就正式招收女生生了，是為我國公立大學有女生之始。

九年十一月，蔡元培奉派赴歐美考察教育，他攜同愛女威廉，十二月底抵馬賽，十年元月二

日到巴黎，和他夫人子女匆匆一晤，八日即赴瑞士。然而，他甫行到達便接獲黃夫人病逝巴黎的急電，以五十五歲之年，再次遭到悼亡之慟。二十三日他折返花都，為黃夫人治喪。同時協助吳稚暉、李石曾等籌辦里昂中法大學。

民國十年蔡元培全年都在國外，獲得莫大的榮譽，也為國家做了不少的事情。法國政府授他寶星勳章，紐約大學贈他名譽法學博士學位。他考察了歐美各國的教育，協助奠定里昂中法大學的基礎，是為國人在海外設立的第一所大學。他又展開了退還庚子賠款的交涉，到夏威夷出席太平洋教育會議，會後方始返回國內。

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北政府又發生政潮，舊國會正副議長吳景濂、張伯烈，因為嫉視新組成的王寵惠內閣，誣指王閣財政總長羅文幹簽訂「奧地利借款展期合同」收了洋人的紅包，竟至要求黎元洪下令非法加以逮捕，從而掀起了軒然大波。一直持續到十二年元月，蔡元培經數度發表宣言，主持正義，向北政府抗議無效後，他飄然南引，擺脫北大校務，再度請蔣夢麟暫代。這一次他已下定決心不再回去，七月十日他和周夫人峻，字養吾，在蘇州結婚。不久他便攜眷赴法，幫吳稚暉和李石曾的忙，把里昂中法大學辦起來。從十二年秋到十五年之間，除開十三年秋他再赴英倫運動退還庚子賠款，十四年秋以五十九歲之年再作大學生，赴德國漢堡大學研究民族學之外，他都在從事里昂中法大學的工作。直到民國十五年春，蔡元培方始返國，七月八日辭卸北京大學校長職務；冬季，出任浙江政治分會委員。

蔡元培三度旅歐，還有一支頗有趣的小插曲

，原來他雖曾三次出國，旅居歐洲多年，但因首次出國已經四十一歲，加以紹興鄉音實在難改。所以蔡元培雖說精通德文法文，却是「會」起「話」來就難免大成問題。三度旅歐時，他既已成為國際間的知名人物，交際應酬相當的多。當時我國天文學界耆宿，也曾代理過教育部部長，前幾年病逝台灣的高曙青（魯）正在法國，所以蔡元培在歐洲各國考察教育，出席會議，以及和歐西人士相交接，都由高魯陪同，擔任傳譯。民十和民十三年蔡元培為退還庚子賠款的事兩度赴英，則由徐志摩權充舌人。某次他和英人華萊斯相晤，志摩為了掩飾他不通英語的此一缺憾，便自作聰明的對華萊斯說：

「蔡先生早年留德，又在法國住了很久，所以他只通德語和法語。」

殊不知他欲蓋彌彰，弄巧成拙，偏偏華萊斯富於語言天才，德語法語都說得非常流利。他改用法語和蔡先生交談，蔡元培的紹興腔法語已經顯得期期艾艾，再換上德語試一試，蔡元培的德語却比法語更不靈光，乾脆瞠目結舌的答不上來。更妙的是徐志摩對德語法語也是一竅不通，迫不得已，他只好腆臉的請華萊斯還是說英語吧，再由他繼續翻譯。

大學區與大學院制

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第一期北伐，以一路如同破竹之勢，順利擊潰北洋軍閥吳佩孚、孫

傳芳所部，下三湘、克閩浙，光復武漢三鎮，底定南京上海。這一年的四月二十七日，國民政府加委蔡元培、吳稚暉等為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五月九日，中央政治會議決定成立中央研究院籌備處，推由蔡元培、李石曾、張靜江等為籌備委員。籌備處設了個辦事處於上海亞爾培路。從此以後，那兒便成為蔡元培每天必定一往之所。已逝的高拜石，對那一段時期的蔡元培，曾有如下一段生動而深刻的描寫，高拜石說：

「民國十六年後，蔡先生（按指蔡元培）成了黨國要人，但多數時間常在上海亞爾培路中央研究院上海辦事處裏。瘦削的身材，清癯的面貌，終年一襲藍綢大褂；從眼鏡上面望出來的眼睛，露着沉着而懇摯的神情。學究的外型，而充滿着學者的手度。那時楊杏佛（其後曾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終遭狙擊而死）常在那裏走動。十七八年間，忽有所謂民權保障大同盟出現，一般認為這是有政治作用的組織，但蔡（按指蔡元培）的胸懷是爽朗的，可能他個人出於他那悲天憫人的素願，或且又是『幫別人的忙又何妨』的見解，然不免為愛護他的人所詬病，他們覺得，以他（按指蔡元培）的資望，似乎不值得隨便讓人利用。」

我國曾經一度實施大學區制，民國十六年六月七日，由中央政治會議議決試辦，七月四日，國民政府更公佈大學院組織法。無可否認，這完全是出自蔡元培的主張。所謂「大學區制」係於民國十七年六月起在江蘇、浙江兩省先行試辦。辦法是每一「大學區」設置大學一所，而以所在

地的地名名之。如江蘇大學、浙江大學是。大學校長也就等於一省的教育行政首長，總理全大學區亦即全省的學術研究和教育行政事項，另設評議會、祕書處、研究院及高等、普通、擴充等部。此一制度自民國十八年起省設教育廳後，始行廢止。

所謂大學院，就是民國十六年七月四日起，設立於南京的全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負責主持全國的學術研究和教育行政，民國十七年後，這個大學院仍舊改制為行政院教育部。

蔡元培是在民國十六年十月一日就任大學院院長亦即等於教育部部長的。這年的十一月十二日，中央研究院籌備會議通過了組織條例以後，他又被公推為兼任院長。他決定在一年之內設立理化實業、社會科學、地質等三個研究所，和觀象台。並且推定了各該研究機關的籌備員人選。

從十七年七月上旬起，蔡元培又表現得頗為消極，他一再請辭本兼各職，經過中央政治會議迭表慰留，方始打消辭意。不過，由於大學區制在國內實施阻礙重重，顯見蔡元培的主張未能切合實際，他終告辭卸了大學院的院長職務。

這年的十月三十一日，國民政府公佈「國立中央研究院組織法」，訂定該院直隸國民政府。於是，蔡元培的正式官銜乃為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長。

自此以後，蔡元培乃將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中央研究院上。在這一段時期，他彷彿除了中央研究院之外，對於任何職務都了無興趣。例如十七年十月八日他被選任為監察院長，他始終不肯就職。十八年九月十六日，他復受命重長北大，可是他卻委託陳大齊代理。拖到十九年底，辭去名義職。



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期的蔡元培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繼之以二十一年一

二八淞滬之戰，日軍對上海大舉來犯，黃浦灘上火光燭天。蔡元培忙不迭的將設在滬上的中央研究所遷往南京。二十二年九月，他建立了中央研究院理工實驗館，二

十三年四月聘丁文江為中央研究院總幹事。靠這一位得力助手，中央研究院日趨健全。

珍貴遺稿神秘失蹤

在七十歲的那年（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蔡元培脚部扭傷，自此以後便漸趨衰弱，頗呈體力不支之象。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抗戰既起，蔡元培轉覺亢奮，矢志從事此一禦侮聖戰。八一三滬上變作，日軍以陸海空立體戰術凌厲進犯，蔡元培猶仍力疾視事，親自主持國立中央研究院西遷事宜。他還兼任了國際宣傳委員會會長，然而國軍在淞滬浴血苦戰三閱月後，上海棄守，蔡元培方始在危急萬狀，險將淪於敵手的情況下，微服乘輪抵達香港。他原本計劃經由香港轉赴內地，參加全民抗戰行列。可是他一到香港便舊疾復發，加以素患足疾不良於行，尤有醫生再三向他嚴詞警告，務必留港修養，以此使他終難達成翊贊中樞，共赴國難的願望，而在香港留了下來。

在香港避難時期，他曾在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二十日，出席在聖約翰大禮堂舉行的美術展覽會，力疾發表演說，有如下的警語：

「做人以為美術是抗戰時期的必需品，因為抗戰時期最需要的，是人人都有寧靜的頭腦，堅強的意志。也就是所謂的羽扇綸巾，輕裘緩帶，勝而不驕，敗而不餒，請問這是何等的寧靜？再如衽金革，死而不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又是何等的堅毅？這種寧靜而強毅的精神，不但我

們前方衝鋒陷陣的將士不可不有，就是在後方供給軍需，救護傷患，振濟難民，以及其他從事於不能停頓的學術、軍事者，也不可不有。我們有了這種精神，始能免於疏忽、散漫、錯亂等等過失。始可在全民抗戰中，担負起一切的任務。養成這種寧靜而堅毅不拔的精神，固然有特殊的機關於從事訓練，而鄙人以為推廣美育也是養成這種精神的因素之一。」

當日在場聆聽蔡元培講演的，可謂中外名流畢集。展覽會主席為香港大學副校長施羅特，此外如港督羅國書，港紳羅旭和爵士等均曾出席，學商各界，聽講者尤眾。而那一次為蔡元培担任英譯者，則是刻仍在台從事著述的前行政院副院長王雲五先生。

蔡元培僑居香港，為期兩年有餘，其間對外公開活動，除了上列的一次重要演說之外，就只有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在香港召集過一次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務會議。會後，他便因足疾關係，不良於行，遷居九龍，絕少在公開場合露面。當時，他曾決心將自己絢爛的一生，寫成一部自傳，但是此一工作從民國二十五年持續到二十九年三月逝世之日為止，始終未能完成。因為蔡元培旅港時期，足疾始終不獲痊癒，一直都在繼續治療之中。提到他的足疾，得來實在是冤枉之至。緣於民國二十六年春天，蔡元培時在南京，某次因學生請願，事態擴大，治安人員派遣軍警，加以疏導，請願學生方面，則有人造謠生事，說是軍警人員奉令大批逮捕學生，衆人一慌，秩序陷於一片大亂。混亂之中遂有人將蔡元培挾持而行

，把這位七十一歲的老教育部長，權且當作人質，逃避軍警的追逐，連拖帶拉，跑了一大段路，竟使蔡元培足部為之扭傷。迭經延請中西醫師治療，仍不見好，讓這位七十多歲的老人，拖着病足受了好幾年的罪。間接也影響了他自傳的著述，從民國二十五年寫到逝世時的二十九年，僅祇寫好了童年的那一部份，更奇特而不可思議的是，二十九年三月五日蔡元培病故，當日下午移靈香港跑馬地殯儀館，事畢蔡夫人返回柯士甸道寓所，晚間想起了蔡元培尚未完成的最後著作——他的自傳遺稿。平時這部稿子都是放在書桌子上，那日竟會遍尋不獲，而且以後任憑再怎麼找，全都無法找到。這部珍貴的遺稿，就此神秘的失蹤了。

跌了一跤就此不起

蔡元培之死，可以說是克享天年，也可以說是事出意外，而非非人力所無法挽回。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十一日，陰曆正月初四，星期天，他還偕同夫人、公子從九龍去了一趟香港，訪王雲五先生，同赴香港仔晚餐，順道往遊淺水灣。據王雲五先生說，那日蔡元培游興甚濃，精神亦健，到了三月二日他在寓所一不小心摔了一跤，當初以為並不礙事，可是不久便吐了一口鮮血，蔡夫人和男女公子這才着了慌，立即延醫診治，偏偏那日又逢星期例假，所以直到中午，方始請到了朱惠康醫師，朱惠康為謹慎小心起見，還會邀同瑪利醫院內科主任蔡醫師會診。經由兩位醫師商

定，將蔡元培送到香港養和醫院，途中係由蔡夫人和朱晉康伴送。入院後經醫師詳細檢查，脈搏如常，似乎不致發生危險，便為他注射了止血針和葡萄糖，囑他好好休養，其後蔡元培就沉沉的睡去，家人友好，都以為他已平安無事的渡過了這一道關口。

然而，午後一時左右，蔡元培忽焉肛門排血甚多，精神驟然衰減，神志不清，病況遂轉為危殆，畢竟是七十四歲的老人了，那裏禁得住失血如此其多哩。急由朱惠康、李祖祐、李樹榮、外籍醫師威金遜、廓克等聯合會診，一致認定蔡元培係胃瘤出血，一時頗有羣醫束手之概。當時也曾有醫師主張輸血急救，可是蔡夫人顧慮蔡元培年事已高，唯恐他受不了輸血時例有的反應。力主除非萬不得已，仍以不輸血為宜，因此一直拖延到深夜，蔡元培僅存一口游絲般的呼吸，蔡夫人眼見情形不妙，急請醫師代為輸血時，那位原已驗定血型的輸血人，却早已回家，一時無從找到了。

隨侍病榻之畔的蔡元培之侄蔡太冲、內姪周新，當場自告奮勇，願為蔡元培輸血若干。匆匆的由醫師陪同，趕赴香港大學實驗室晝夜檢驗，結果是蔡太冲的血型相合，再折返醫院，蔡元培已入彌留狀態，威金遜醫師且曾斷言無可救藥了，惟有廓克醫師在盡最後的努力，他為蔡元培輸血既畢，果然使蔡元培的精神體力都有好轉的現象。於是預定翌日上午再輸血一次。却是延至三月五日上午九時四十五分，正當志願輸血者紛紛趕到之際，蔡元培却已一瞑不視，與世長辭了。

澤滿天下哀滿中原

蔡元培在港病逝的消息傳出，舉國上下，至感悼。他逝世時，蔡夫人及次女公子晬盍、幼子懷新、英多，均隨侍在側，一家老小，放聲號啕，蔡夫人幾於哭到神情恍惚。數日後，蔡氏次公子無忌自昆明飛港奔喪，於是一家人又哭成了一團，蔡夫人人口聲聲的直在說蔡先生心慈如佛，待她自己又是如何之關愛照拂，蔡無忌則泣不成聲的說：

「我從小長到大，祇蒙先父慈愛，從來沒打過罵過一次。」

語罷又度大慟，在一旁的親友，便含淚帶悲的安慰他說：

「蔡先生一生待任何人都好，無人不在念中，家屬更何消說哩。」

西諺有謂：「在僕人的眼裏，沒有大人物。」然而蔡元培的一位長隨馮桂，和蔡府的一名老傭婦，却在異口同聲的說：

「先生是頂仁慈的了，做了那麼大的官，那麼多的事，一點都不搭架子。他平時一定要我們稱他為先生，不許喊他老爺，跟別人家大不相同。他對下人又能加意體貼，逢年過節，不論怎麼困難，總要設法多給我們幾個錢。家中用度，反倒節省得很。」

蔡元培九龍寓所附近的隣居，聽說蔡元培病故，都自動的焚化紙蠟，到靈前行跪拜大禮，齊說是送蔡先生歸天成神，其實蔡元培之與他們相

隣，前後也不過兩年光景。

當時以重慶為陪都的國民政府，三月十六日即已明令褒揚蔡元培，褒揚會中有謂：

「國民政府委員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負時望，早歲志存匡復，……回國後銳意以作育人才，促進民治為己任。……推行主義，啓導新風，士氣昌明，萬流崇仰，近長中央研究院，提倡文化事業，績效彌彰。……生平事蹟，存備宣付史館，用示崇重勸者之至意。」

五月十日，國民政府又頒佈國葬令，令文中對蔡元培推崇備至，略云：

「興邦耆宿，羣士之導師，生平致力教育文化事業，對於國家貢獻偉大，貽澤至深，追念儀

型，允宜特予國葬，以昭崇報。」

綜觀以上的褒揚令國葬令，對於一代大教育家、革命元勳蔡元培而言頌揚得體，其間並無一字之溢美。蔡元培遺柩在港移厝之日，商家自動懸掛半旗，港九數千學生不約而同起來執紼，沿途路祭，感人至深。蔡氏靈柩，係卜葬於香港仔華人公墓，與他的舊同僚，前國務總理唐紹儀相隣。舉行公祭禮時，由吳鐵城代表中央致祭，他曾有輓蔡元培一聯，足可概括蔡元培的平生：

鴻文碩學，才邁古人，處為大儒。出為元老

革命策勛，公忠體國，澤滿天下，哀滿中原

中外文庫 第四種 還俗記 鈕先銘著 定價二十八元

「大江東去」，抗戰勝利前後，轟動全國，盛況歷久不衰的張恨水名著，如所週知，描寫的正是鈕先銘先生多姿多采，極不平凡的半生事蹟。如今由「大江東去」故事中的主角，鈕先銘先生自己現身說法，將他這驚心動魄撼人心弦的往事，用入木三分的刻劃，痛快淋漓的傾吐，完成了最精彩的傑作「還俗記」。其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確為一本百讀不厭，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

「還俗記」二十餘萬言，三百餘頁，附以珍貴圖片，定價新臺幣二十八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存郵政劃撥帳戶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立即寄書。